

從習近平總書記悼念饒宗頤看弘揚中華文化的重要性



點擊香江

屠海鳴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2月7日對饒宗頤先生的逝世表示悼念，對其家屬表示慰問。香港中聯辦主任王志民專程前往饒宗頤先生家中，轉達了習近平總書記等中央領導同志對饒宗頤先生逝世的悼念及對家屬的慰問。

一代國學大師饒宗頤先生學貫中西，著作等身，人謂「業精六學，才備九能，已臻化境」，被譽為中國百科全書式的古典學者。他開創了「東學西漸」的學術風氣，提出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他對國家、民族情感深厚，畢生致力國學研究和推廣，為推動香港和內地的文化交流合作，促進「一國兩制」事業發展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為傳承國學和弘揚中華文化作出了卓越貢獻。饒公仙逝，不僅牽動了無數港人的心，也讓習近平總書記等黨和國家領導人扼腕痛惜，難以釋懷。由此可以看出，弘揚中華傳統文化在黨和國家領導人心中的分量。

文化是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靈魂。文化興國運興，文化強民族強。沒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沒有文化的繁榮興盛，就沒有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饒公已逝，追思難忘；先生之風，山高水長。今天，我們悼念饒公，就應該學習饒公的精神、品德和風範，弘揚中華文化，為民族復興注入精神動力。

習近平總書記在十九大報告中有一段話，飽含激情

，感人至深，催人奮進。他說：「站立在九百六十多萬平方公里的廣袤土地上，吸吮着五千多年中華民族漫長奮鬥積累的文化養分，擁有十三億多中國人民聚合的磅礴之力，我們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具有無比廣闊的時代舞台，具有無比深厚的歷史底蘊，具有無比強大的前進定力。」

堅守文化的根和魂

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五千多年中華民族漫長奮鬥積累的文化養分」，就是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為什麼中華文明歷經五千年而沒有斷流？是中華優秀的傳統文化起了關鍵作用。「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和而不同」、「親仁善鄰，協和萬邦」……中華傳統文化豐富的養分，讓我們在遭遇任何艱難困苦之時，甚至在亡國滅種的危難關頭，總有智慧之光照亮前路，總有精神支柱可以依託，總有血濃於水的同胞親情相互溫暖。

饒公是中華文化自信的表率。他一生致力於中華文化的研究，學問遍及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學、宗教學、楚辭學、史學、敦煌學、目錄學、古典文學及中國藝術史等十三大門類，是中華文化的集大成者。饒公對中華文化的無比自信啟迪我們：中華文化必能成為民族復興的巨大精神動力！

堅守中華文化立場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談到「文化建設」時說：「堅守中華文化立場，立足當代中國現實，結合當今時代條件，發展面向現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來

的，民族的科學的大眾的社會主義文化。」總書記所說的「中華文化立場」，就是告誡人們，要守住文化之根、文化之魂，要讓中華傳統文化在新時代發揚光大。

饒公是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者。他在眾多新鮮的領域開荒播種，創造了諸多第一：在甲骨學方面，他是第一位講述巴黎、日本所藏甲骨文的學者；在敦煌學領域，他首次將敦煌本《文心雕龍》公諸於世，並撰寫第一篇研究論文，又是研究敦煌寫卷書法的第一人……饒公畢其一生，從浩瀚典籍中提取中華文化的精華，為國人提供文化養分，讓民族更有文化自尊和自信。他曾說：「我們對古代文獻不是不加一字地給予批判，而是要推陳出新，與現代接軌，把保留在歷史記憶中前人生命點滴的寶貴經歷的膏腴，給以新的詮釋。」

饒公是「一帶一路」文化傳播的先行者。上世紀70年代，饒宗頤在發表的《海道之絲路與昆侖山》中第一個提出了「海上絲綢之路」的概念，論述了「海上絲綢之路」的起因、航線和海舶，廣為國內外學界認同和稱頌。今天，習近平總書記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得到了沿線國家的積極響應，以「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為核心的絲路精神得到沿線國家的廣泛認同，以「民心相通，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為重點的「五通」工程正向縱深推進。這個時候，我們更加欽佩敬仰饒公的治學精神、淵博學識和家國情懷。追思饒公，我輩應該當好中華文化的弘揚者、傳播者，讓中華文化惠澤天下、利及萬代。

堅守我們的民族精神

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共十九大報告中多處講到「民族

精神」：「人民有信仰，國家有力量，民族有希望」、「弘揚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引導人們樹立正確的歷史觀、民族觀、國家觀、文化觀。」

一個民族的精神高度，決定了這個民族能走多遠。民族精神是根、是魂，是一個民族歷經千難萬險而立於不敗之地的全部秘訣所在。饒公畢其一生，都在為築牢民族精神而努力。抗戰時期，為了要遠離日本侵略者和漢奸的拉攏和統治，寧可冒死逃難、顛沛流離，也決不當亡國奴，文人的風骨和氣節，無可質疑。2008年四川汶川發生特大地震，已是九旬高齡的饒公心繫災區同胞，寫上一幅「大愛無疆」的字，籌款賑災。饒公將自己的藏書，包括非常珍貴的古籍善本及書畫作品贈送給香港大學，化私為公，扶掖後輩。對築牢民族精神的強烈責任感、使命感，也讓饒公對一些社會現象充滿憂慮。他曾尖銳地指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與現在已不是科學或物質的問題了，近年我們這方面突飛猛進，物質生活甚至已有過猶不及的態勢，有些人開始價值觀混亂或扭曲了。」這些深深的憂慮，體現出他對國家、對民族的深情大愛。追思饒公，我輩應以「築牢民族精神」為己任，無論未來遇到什麼大風大浪，都要守住我們民族的根和魂，都不能使我們的精神缺鈣。

饒宗頤先生是中國文化的符號。習近平總書記對饒宗頤先生逝世的悼念，讓我們看到了一個國家、一個民族對文化的敬重，也激勵我們當好中華文化的守護者、傳承者、傳播者、弘揚者，念茲在茲，不懈努力！

（本文作者為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香港總會常務副會長、港區上海市政協常委）

多位中央領導人悼念饒宗頤

【大公報訊】驚聞一代國學大師饒宗頤逝世，連日來四方唁電紛至，同聲哀悼饒公。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通過有關部門表達對饒宗頤先生逝世的哀悼以及對饒宗頤先生家屬的慰問。這些領導同志包括俞正聲、張高麗、馬凱、黃坤明、朱鎔基、溫家寶、李瀛清、尤權、楊晶等。

浙江省委省政府唁電悼饒公

另外，浙江省委和省政府唁電稱頌饒宗頤為一代國學宗師，為推動浙港文化交流，促進浙江文化事業發展發揮了重要作用。浙江省委和省政府聯袂向饒宗頤先生治喪委員會及饒宗頤先生親屬的唁電，推崇西泠印社第七任社長饒宗頤，「學貫中西，博涉古今，是享有崇高地位和聲望的國際漢學泰斗和藝術大師」，「先生深厚的國學修養和藝術造詣，深得中華傳統文化之精髓，智慧圓融，臻於至境。」又稱讚饒宗頤聲望崇高，藝林宗仰，痛惜其逝世「是一代大師的隕落，也是當代文化領域無可彌補的重大損失。」唁電同時慰問饒宗頤家屬，囑屬哀順變，善自珍重。

文化人憶饒公：畢生心繫修志

哀歷史見證者凋零 嘆港府未實質支持

國學大師饒宗頤仙逝，是香港以至中華文化的重大損失。香港作家聯會會長、《明報月刊》總編輯潘耀明接受《大公報》專訪時慨嘆：「饒公是卷帙浩繁的大書。如果能及時做他的口述歷史，相信是珍貴的文獻！」饒公年輕時繼承父親遺志補編修志，來港後幾十年來亦一直關心修志事業，如今又一名歷史見證者凋零老去了，香港再不及早正視和搶救文化瑰寶，只會再留下唏噓與遺憾。潘坦言編修香港地方志，亟需政府實質支持，例如牽頭組織基金，以落實學者修志的初衷。

編修地方志

大公報記者 湯凌琰、呂少群

「饒公是中國文化的符號，香港一面文化的旗幟。」致力文化傳播事業的潘耀明說，饒宗頤的成就是後輩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寶庫，其奮鬥和自強不息的精神，給年輕人很大的啟發。他透露，2000年開始，香港作家聯會聯合社會文化界，向政府倡議成立香港文學館，如今十多年過去，當初參與倡議聯署的三十幾位作家，包括國學大師饒公在內，有六位已經過世，文學館依然沒有着落。

「香港一個七百多萬華人社會，卻沒有文學館，如何向下一代交代？」潘耀明指出，香港不缺人才，有饒宗頤這樣的國學大師，讀者最多的金庸的所有作品亦在香港完成，但這些都是民間自發的創作行爲，「沒有政府支持，香港環境沙漠化，是人為造成的。」

大師承父遺志 修志先行者

只有文化才是長遠的。創立敦煌學、潮州學的饒宗頤，18歲就繼承父親饒鏞遺志，補編《潮州藝文志》而一鳴驚人，後來成爲《潮州志》主編。抗戰年間因病滯留香港後，幾十年來始終關心並曾指導潮州修志事業。

潘耀明說，內地小至一個縣城有縣志，到市志、省志，十分齊全，「美國國會圖書館甚至保存一套完整的中國地方志，有幾千冊。」在全國範圍內，只有香港和澳門尚未編修地方志，相鄰的澳門政府已經撥款6億元，並聚集一批學者編撰，「香港的地方志工程，卻遲遲未開始。」2007年香港地方志工程啓動，可惜11年過去迄無寸進。

「香港是國際大都會，也僅僅是國際大商會，卻不是文化大都會。」潘耀明指出，編寫地方志，可以幫助

港人更全面的了解香港，爲後人提供系統的資料，亦可作爲向世界介紹香港的權威的參考，「編寫地方志，終歸是政府行爲。」

「香港沒有完整的資料，如何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潘耀明說，政府支持修訂地方志，未必需要直接撥款，但作爲一個牽頭人，可以向類似賽馬會等機構及商界募集資金，並集合各方面專家學者共同研究商討。「修志屬於學術研究，政府不宜介入過多，但要有起碼的支持，如牽頭設立「地方志資金」，相信會有商會願意贊助。」

採訪見證人 「搶救」歷史

潘耀明續稱，編寫地方志，部分內容可以採用「口述歷史」的方法，聘請專人去採訪歷史的見證人，如目睹地區變遷的長者、逐漸消失的行業的前從業者。他舉例，紐約唐人街成立了華人口述歷史研究中心，有專人負責訪問老華人，亦有華人研究專家留駐。「這些人年齡愈來愈大，趁還有機會，將他們經歷的用文字記錄下來，爲後人留下參考。」他補充，粵語流行曲奠基人之一的顧嘉輝先生，曾經表示願意爲保留文化資源「做一些事」，「老人家已屆耄耋之年，沒有力氣親自寫，必須要有專人訪問才能成事！」有見於無數行業鼻祖、代表人物正在凋零老去，「搶救」工作仍未展開，潘耀明深表遺憾和焦慮。除了政府不支持，潘耀明坦承，還有一些政治因素。他認爲，一些歷史事件已經過了很久，是非對錯並不是地方志要探討的，亦未必需要下結論，「可以放上照片、事件簿等原版資料，客觀介紹，不做總結，只作參考。」

潘耀明金句

談修地方志：地方志屬於學術研究，政府要有最起碼的支持，首先要重視編寫地方志這件事，角色類似於召集人。

談香港文化發展：饒宗頤是中國文化的符號，香港的一面文化的旗幟。

香港是國際大都會，也僅僅是一個國際大商會，卻不是文化大都會。

香港不是文化沙漠，但是香港現時的環境不適合文化發展。香港一個七百多萬華人社會，卻沒有文學館，如何向下一代交代？



▲潘耀明建議特區政府牽頭成立地方志基金
大公報記者何嘉駿攝



▲饒宗頤抗戰年間滯留香港後，幾十年來始終關心修志事業

倡西九設文學館 培訓青少年創作

內地有中國現代文學館。日本一個人口只有幾千人的柳川小鎮，亦有文學館，香港呢？香港作聯會長潘耀明問：香港一個七百多萬華人社會，卻沒有文學館，如何向下一代交代？

潘耀明強調，過去政府支持戲劇、話劇等表演藝術發展，卻忽視了作爲靈感來源的「原創性文學」，由此造成香港環境「沙漠化」。

潘耀明希望於西九文化中心設立文學館或文學活動中心，成爲香港作家聯會等文學社團的基地，開展作家資料蒐集、文學推廣、展覽、文學沙龍等活動，並爲有興趣文學創作的青少年提供系統的培訓。

「特區政府對本地體育活動、表演藝術十分重視，特別是外來文化，甚至不惜花費上億元聘請外國表演者來香港演出，反而忽視了本地的文化。其實，任何表演藝術，無論話劇、戲劇還是歌劇，都是在文學基礎上進行二次創造，必須從源頭上支持。」

潘耀明建議，在即將建成的西九龍文化中心，設立一個文學館或文學活動中心，裏面能有一個辦公室以及一個可以容納約200人的小會堂，「可以定期舉辦文學沙龍，作家新書發布會吸引青少年，亦可以提供系統的寫作訓練，成爲香港青少年文學愛好者的活動基地，相信有利於推動香港文化建設。」



▲潘耀明（左）當年向政府倡議成立香港文學館，饒公也有聯署